

韩 笑

我唱白云

我唱绿树



我唱白云， 我唱绿树

韩 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 1/32 印张5.5 字数：120千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标准书号：ISBN 7-80541-020-8

I·001

统一书号：10362·20

定价：平装：1.45元 精装：2.45元

韩 笑

吉林市人，1946年参加革命。历任记者、编辑、干事、创作员、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正师职研究员。现已“离职休养”。

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广东分会。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的诗集有《从松花江到湘江》《我歌唱祖国》《韩笑诗选》《教我如何不爱她》《白山黑水》《南国旅伴》《黄河长江》等二十多集。

信仰与自信的赞歌

——《我唱白云，我唱绿树》读后

洪 周

我跻身于编辑行列几近四十年，却从来不敢以“杂家”自况，谈诗论人，但对诗人韩笑，对韩笑的诗是个例外。我大半生都是他的读者，近年来还为他编辑过诗稿，出版过他的诗集。现在，当他的诗集《我唱白云，我唱绿树》行将出版的时候，更勾起我许多忆念，觉得有责任为它加写几笔注脚，才算不负我们数十年的友情，才算我没有枉读他的诗。

我同韩笑于1949年相识，所谓“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的郴州，最先读到的诗是他南下途经常德写下的《我们走过窗前》。那时，我们合编一张叫做《部队通讯》的小报。一间方不盈丈，国民党师管区供士兵居住的阴暗潮湿的斗室，既是我们的宿舍，也是我们编报的所在。嗣后数年，我们又相继被调到长沙、广州。他从1953年到广州，便开始了创作的多产期。我们都住在东山，从我住的梅花村到他住的乐明园，相距不远，直到1957年，大半周末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每次去他家，他都必定把一些未定稿拿给我看，我成了他的诗的第一读者。1958年我们天各一方，二十年不通音讯。所幸的是，我们竟都太难不死。劫后重逢，又恰恰遇到他创作的另一个多产期，只要我去到广州，在他家坐定，就

是一杯香茗伴着他的一堆诗稿。现在收在《我唱白云，我唱绿树》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我陆续读过的。这是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集出版的第八本诗集，第九本诗集《天涯海角》，也正在编选之中，不久将收入《山河恋诗丛》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诗人以他的创作纪录了国家的兴盛，国家的兴盛给诗人带来了创作的丰收。

《我唱白云，我唱绿树》，是取自诗集中的一首同名诗。诗中所唱的白云，指的是广州风光名胜白云山。诗人跟白云山曾有过两段因缘。1965年，他曾率领一支轻骑兵式的海上文化工作队，活跃在星罗棋布的南海岛屿上，通过送歌献舞，为守岛部队带去党的关怀，人民的希望，使广大指挥员、战斗员深受鼓舞。1965年12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和陶铸同志，在白云山的山庄别墅，接见了以韩笑和陈振铭队长为首的全体队员，相谈甚欢。谁能料到，诗人受到的这次接见，诗人为海上文化工作队所作的贡献，后来竟被罗织成他以海上文化工作队与推行样板戏唱对台戏，阴谋反对“文化革命旗手”的弥天大罪。不过，公正地说，虽然没唱对台戏，但由于韩笑带领海上文化工作队长期坚持在基层，受到广大指战员的鼓励，受到陈毅、贺龙、叶剑英几位老师的表扬，倒有助于他识破江青的面目，也促使他在1969年5月至1971年8月这段时间里，有过大量的怀疑、不满和反对江青的言论。这都是不假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他从1970年便被批斗审查，1971年被秘密投入“班房”。一天之间，他就那样突然消失了，连他的至亲好友，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真个是“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其实，他被关押在白云山脚下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囚室里，外

边是刺刀铁丝网。在那日日夜夜里，他的活动范围，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横走六步，直走三步。他能观望到的世界，只有白云山上的一线蓝天，一缕星光。他不许同人谈话，别人也不同他谈话，最可怕的与世隔绝和足以使人发疯的孤独，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心灵。尽管对他的防范极为严密，但是，死还是最容易的，活却是最难、最难的。为了活下去，为了至少要活到能看到陷他于囹圄的那帮罪魁帮凶垮台，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坚持作广播体操，作原地跑步，以维系起码的健康。1975年8月，他被放出以后，为他检查身体的医生都感到惊疑：他浑身是病，数得出病名的就有十多种，在那样恶劣的境况下，他是靠什么走出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他靠的是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念。靠的是对自己的坚强的自信。只有建立在崇高信念上的自信，才不是盲目的；只有建立在坚强的自信上的信念，才是矢志不移的。丧失自信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相信党、相信人民的。同样，不相信党和人民的人，侈谈什么自信，最多只能给人留下笑柄而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我唱白云，我唱绿树》不失为一曲信念和自信的赞歌。

韩笑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信念的确立，有他那一代东北人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途径。他天资聪颖，加之勤学好问，自幼口才、文才、干才就很出众，但他生不逢时，嗜书如命，又苦于无书可读。为了强化和完善殖民统治，日本那时在东北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教育，爱国有罪，读书也有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读书是通向爱国的唯一必由之路。凡是足以唤起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的书籍，包括鲁迅、

茅盾、巴金的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日伪警探四布，明察暗访，发现谁读禁书，就给谁以反满抗日论罪。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在东北推行的则是文化封锁政策，书刊查禁制度，凡是传播共产主义理想、马列主义真理、人民解放运动的书籍，竟至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都在封锁禁读之列。它特务横行，到处张网，只要被发现是在阅读它的禁书，就被视为“共党”嫌疑犯。但是，事情竟是那般奇怪，越是禁读的，就越使韩笑感到神秘，越为韩笑所追求。他就是在那小小年纪里蒙着棉被打着手电筒，阅读在地下流行的《呐喊》、《铁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的；就是在日寇投降不久，他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长春青年书店里，阅读、销售和翻印毛主席著作和革命文艺的。这些书籍，对一个饱受奴化教育，痛感亡国恨的少年来说，不啻为久旱逢甘雨，最求之不得，最容易吸收，形成的观念最牢不可破。韩笑就是带着书中唤起他的炽热爱国心理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东北革命形势极为险恶的年代，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投入解放区怀抱的。当时虽然使人感到风云莫测，生活艰苦而又不稳定，但是，他受到了我们党的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党风的熏陶。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些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之初，都要先上一堂“猴子变人”课，受一次社会发展史的教育。为韩笑上这一堂课的，全是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其中有张如心、吴伯箫、萧军、公木。这些主讲人本身，就是共产主义信念的象征，他们的经历就是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最好说明。这在青年初期建立起来的信念，犹如板上钉钉、石上刻字，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经久弥坚。韩笑得助于他的信念，通过了血与火的考验，通过了荣誉和金钱的考验，通过了个人情欲

的考验，通过了……

但是，所有共产主义教科书都没有写过，共产党员要作“共产党的政治犯”，共产主义信念要经受“共产党”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用的是党的名义，组织的名义，从一开始就迫使你要个人服从组织，迫使你处于受审的地位，迫使你首先认定错在自己，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党性不纯”。韩笑也是受过个人迷信的毒害的，他反对江青，也是出于对党的领袖的热爱。几年的囚居，使他认识到领袖也会犯错误。这就使他由惶惑、苦恼，发展到了愤懑、不平。他曾试图以曲折的方式，诸如请求从速审判判刑、削官为民之类，进行过多次的抗争，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他的这一思想行动，在《沉痛的回言》一诗中，却从剖析自己的角度，以鞭策自己的形式出现的。这本诗集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它所收的诗，虽然都写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它们所摄取的题材，对它们所作的构思，却有很多是产生在那被监禁的岁月。长期孤寂的铁窗生活，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得以思考一些与党和国家命运相关的问题，回顾一下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他用韩笑与韩笑讨论，韩笑审查韩笑的方式，以共产党员的良知，分析和估量形势，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念；以铁面无情的态度，去解剖自己，认识自己，从而坚信自己。党的历史使他确信，即使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严重失误，在我们这个集中了全民族精英，拥有千百万党员的大党里，不可能无人挽狂澜于既倒，挽救了党的遵义会议不就是先例吗？经过“象尖刀/剖析灵魂，象明镜/透视心肝”的反躬自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确曾“紧跟照办/昏头胀脑”，但就他革命

半生而言，他丝毫没有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个别作品可能是“不会唱歌唱高调”，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之心，是明鉴可察、历历在目的；至于他个人身家的生活，更是问心无愧。他除了拥有几架书外，没有任何值得别人羡慕的财物，稿酬大部分交了党费。他毫无特殊，吃的是食堂的饭菜，穿的是军服军鞋。那么，究竟是为着什么，有人要把他置之于死地呢？他虽然无法了解这一点，但他确信，总有一天党会为他雪冤的，那一天是一定会来的！但按有些人的想法，这一天他活着是等不到的了，牢房就是他生命的终点。不料，一道闪电突然划破了“文化大革命”的夜空：邓小平同志被起用主持中央工作。韩笑竟然借着这一线光明幸免于难，把那生命的终点变成了新起点。

这新起点，当然首先是就诗人生命本身来说的。长期的监禁，已经使韩笑身上那架机器变得支离破碎，随时有停车的可能。如果情况不是如此严重，如果不是深感“我欠人民的很多”，他还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戒烟、戒酒，还舍不得拿出时间去坚持冷水浴，锻炼长跑。果真生命显现了奇迹：他竟出现在万米长跑的行列，成了报纸体育版引人注目的人物。新起点还有另一层意思，那是就诗的生命来说的。韩笑单凭他所受的苦难，也有千条万条理由诅咒“文化大革命”，但是，也只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头脑才变得更清醒，思想才变得更深沉，目光才变得更敏锐，意志才变得更坚强。挨整和没挨整的精神面貌是大不相同的。现在的韩笑，虽然一如既往，以反映时代的脉搏为己任，但是他的诗，无论是在题材方面、格调方面，境界方面，都与过去大不相同。除了他那政治抒情诗，读了使人

感到痛快淋漓，道出了他同代人的共同心声以外，他那感怀诗、风物诗、记游诗、述志诗，甚至是政论诗，都使人感到色彩斑斓，一片生机。特别是他那歌颂开放、歌颂改革，歌颂在开放、改革中涌现的新人的那些诗篇，你读着它们，就象看到诗人正遏止不住心头的喜悦，唱着你想唱的歌，满面春风向你走来，叫你不由不感到：生活是如此充满希望，仿佛整个人世间都是雨后初晴，清风拂面，湖波荡漾，杨柳多姿，树枝梢头，小鸟闹春。应该说，是时代的春风，给诗人韩笑，给韩笑的诗，同时注入了新生命。这事实本身，不也正是诗吗？

这就是我为《我唱白云，我唱绿树》所加的注脚。希望它能对了解韩笑，了解韩笑的写作背景有所帮助。倘然如此，我也就心安了，再说什么，恐怕就有饶舌之嫌了。

1986年10月，湘江之滨

目 录

序	洪周
祖国进行曲	(1)
——献给广州火炬长跑队从长城跑到珠 江的八勇士	
中国的希望	(26)
——赞李国桥和他的战友	
女强人张静	(33)
夜游珠江	(58)
白云山上飞白云	(62)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速写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69)
安珂颂歌	(81)

共产主义的旗帜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87)
我唱白云，我唱绿树	 (97)
战友诗会	 (110)
祖国，请检阅我们	 (118)
江青、张春桥你们听着	 (122)
取消它吧，“四大”	 (127)
诗的女神	 (131)
猴年祝愿	 (141)
沉痛的回言	 (146)
——献给张志新同志的第一份答卷	
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	 (161)
——后记	

祖 国 进 行 曲

——献给广州火炬长跑队从
长城跑到珠江的八勇士

—
长城肃立，
送八只雄鹰
向南飞去！
向南飞去啊，
迎着朝曦，
举着锦旗！

长城惊异
鲜红的大字
广州火炬……
啊，著名的长跑队，
跑向珠江，
跑向奇迹……

长城见过
美国人科特尔
在一九八四年
秋冬之季……

那是何等的场面啊，
前呼后拥，
车队跟随，
开路鸣笛……

长城疑虑
中国的民间组织
有什么条件
跑两千八百公里？
没有陪同、
没有医生、
没有食品供给……
有多少难题！

他们八个人
看年纪
有三十、四十
有的五十好几；
四十二岁的科特尔
跑了五十三天，
谁想超越
谈何容易！

他们八个人

每天要跑
五十到八十公里，
相当于
一个到两个
马拉松的距离，
——不仅如此，
还要自理食宿……

他们选择
七月八月，
因为有三名教员，
只能利用假期；
他们不怕
盛夏酷暑，
因为有五名工人，
是敢于吃苦的阶级……

他们是从
羊城1600名
长跑健儿中
选出的勇士，
他们的队长
五十一岁的李秉中
是有崇高声誉的

体育老师！

首都各报
在显著位置
向国内外
发了照片消息，
七月四日夜间
全中国的
电视机前
议论不已……

他们为什么
要拚命冒险呢？
他们会不会
半途而废呢？
他们能不能
创造成绩？

八位勇士
对长城敬礼
向南飞去……
八只雄鹰
对天安门挥手
向南飞去……